

阿咪姨悲秋

<悲秋>

輕蔑 隨著在門口的蒲扇搖開
秋意 似蚊香那般濃烈
叫懸著的那大金黃 硬是圓了起來
好一個幽明寧靜的小村落
老人一團團地圍著 血淚總是在此時瀉出
又帶了三字 "想當年"
宣告了他們的命運
再怎麼想 也不過是當年阿



今兒個陽曆都過了九九，算來也該是初秋了，可這日子比起前些時候的悶熱，倒不見得有多少消退的跡象。大廟廟埕口依舊一團團的老人圍著，圍棋、象棋、說書的一個也沒少到，這會兒都還忍汗著，搖搖蒲扇，趕著蚊子。才入秋，這蕭瑟還不大顯咧！

在廟埕最裡邊靠左的塊小地方，幾張凳子，幾個老小子，除了正中央那個像是得了羊癲瘋一樣地抖著，其他幾個是各顧各地閒嗑著瓜子。大夥看著阿然伯操著一口濃烈的湖南地方口音，口沫橫飛地左一句蔣委員長，右一搭黃埔將兵早也習慣了。只是今晚阿然伯好像特別賣力，那臉上的紋阿，都快激動地可以夾死個把的蚊子了！手也像是颱風掃動著的樹枝，讓一旁的山仔伯提心吊膽地顯得慌亂，身子也不安穩地晃動著。深怕一個不注意，臉就迎上颱風尾。大夥對阿然伯口裡那些以前的“咕噠鼻音”還不放在心上，但心底對阿然伯最近日益英勇的“戰功”可著實忌憚著呢！

就在阿然伯的肢體語言更加豐富到像是要站起來跳舞時，順興公那雙小得快不見光的眼，突然眯成兩條細縫，像是沒縫到底的枕頭套口一般，口裡略咕噠一下給自己聽，再大吼了一聲給眾人嚇，這一聲吼可硬生生地把阿然伯給壓了下。

「阿咪姨阿！出來閒閒散步，阿噠得過來開講一咧！」這聲吼是向廟埕口阿旺的香腸攤方向發過去的。阿旺正用披在頸上的毛巾，抹了抹被薰黑的黑臉，臉上隨著毛巾的擦落抹出一張笑臉來，”多謝！”遞了包香腸給個婦人。那婦人正數著找剩的零角，就聽到廟埕裡傳來的那吼聲。眼從掌上往裡頭一瞟，小犯個嘀咕，隨即由縮著的一張團臉，像被桿開了一般，迎回個笑臉，嬌嗔道：「順興公阿！我這麻哈四十出頭娘！你阿ㄟ一叫我攏變歸頭毛白諾！」這一句迎回去，那一夥老小子可都比聽著阿然伯的事跡還精神，個個都抬起頭來相覷地笑不攏嘴

說著，阿咪姨就往廟埕裡走去。一手緊緊捏著那包熱燙著的香腸，另一手連

忙反覆搨著，盼能在身上少些香腸攤的煙碳味。阿然伯看著自個兒的興緻就這樣被打斷了，卻也不著腦，反是笑嘻嘻地向阿咪姨打招呼。

「老鄉阿，我想妳可苦著呢！最近老不見人影兒，還念著不知有啥事故，想是忙著家計吧……瞧瞧……人又更瘦了些……」說著，說著，阿然伯心底那股全然的真切便湧上臉，老臉上的紋就像一條條的溝渠在眼下掛著，隨時預備著疏洪。

「唉……老鄉……我也念著你呢，怕我這幾個月忙家裡事，沒到外頭閒逛了，這夥老小子就聯合欺負著你」話才剛一說完，週遭又是一片笑。大夥對阿咪姨的每一句話都敏感地感受著，就算只聽得懂隻字片語也是一副全聽懂的樣子，個個更像要糖吃的小孩地打趣著阿咪姨。

阿咪姨雖然也抿著嘴笑，可她心裡著實感動著，在這村子里要說真有什麼像家人一般地對她的，也只有阿然伯了。這也難怪，村子地處偏僻，裡頭的人也一向排外。想當初阿然伯來這村子時，舉目無親，一個外地人在這村子是一定要吃苦頭的，況且阿然伯又是那口鼻音，跟這村子的閩南語哪能說的了話阿？這苦頭就越啃大了！可就遇上了阿咪姨，田閒沒事就找幾個田裡人跟阿然伯混合混合，喝喝小酒，嗑嗑瓜子。久而久之，這一些個時常在一起的，就是聽不懂也約略猜得到阿然伯口裡那鼻音的意思，這才叫這村子跟他熟稔了起來。

說起在這村子做一個外地人的苦頭，阿咪姨吃的才夠咧！二十年前文宗伯毫無預警地娶阿咪姨時，村子可是起了大大的騷動，50多歲的半百老翁娶個20幾歲的媳婦在村子裡就夠轟動了，這20幾歲的女人居然還是「那邊」過來的！平常村子裡來個外地人少說也要議論個十天半個月，更何況是「那邊」的人阿！因此一年半載文宗伯的女人在他們嘴裡都沒停止風浪過。當時「保密防諜」的風也吹到這村子口，文宗伯這個舉動頓時讓整個村子都人心惶惶了起來。每個姑孀婆是既興奮又裝做一臉憂心忡忡的樣子，連男人們經過文宗伯家門時都會刻意放輕腳步，想抓住那女匪諜的什麼把柄。再加上文宗伯有些個田產，於是每個人嘴裡的那口刀是越磨越利了，刀刀都向著阿咪姨的一舉一動伺候著。連每晚文宗伯晚飯後的水果，都是討論的重點。大家都在猜這女人什麼時候會下毒。幸虧阿咪姨也了得，過不了五年的功夫就將街坊鄰居的心收得服服貼貼地，連原本一口字正腔圓的京片子，也換成了滑不隆擊的閩南語！這中間阿咪姨暗挨了多少刀，吃盡多少苦自是不在話下。再過個三年，阿然伯就到這村子了，阿咪姨沒忘著她的苦，就對阿然伯頗多照顧，這湖南離北京再遠也比不上離台灣遠阿！阿咪姨自然成了阿然伯嘴裡頭一個殷殷切切的老鄉了。

「阿咪姨阿！汝這咧『姨』是大家攏叫習慣ㄟ，哇噯都跟著叫，想汝辛辛苦苦把那個峰仔都拉拔上大學，多叫幾聲，得了庇蔭，搞不好阮孫斌阿明年就有學校了。」順興公在村子裡是上屆的村長，雖然有的時候嘴裡不乾不淨，但看在長者的份上大家還敬他七分，不過這會兒的一番話反倒是讓大夥在阿咪姨身上多了三分敬意。

「順興公阿，會拉！你家斌仔一看就知影一表人才，將來絕對比阮峰仔還有

成就的，放心拉。阿無等峰仔回轉來，我哈叫伊教教你家斌仔好阿！」阿咪姨滿臉笑意，口氣裡那股得意的氣勢是聽得出來的。順興公聽她一說也是「呵呵呵」的笑個不停，彷彿他那金孫真的就在大學門口了。

這番話讓家政公從一堆瓜子殼中抬起頭來，眼神裡滿是欣羨「嘖嘖！阿咪阿真正是好厲害的紅螞蟻阿！」家政公摸著要長不長的山羊鬍，抖著腳說著。陡地裡嘴裡的口氣變得憤憤不平。吐出一句：「阿說到阮家媳婦芬阿若有如此能幹，阮家祥、麻賣中學讀完就喊著要出外面出頭天……出頭天現在也不會替人挑糞了……出頭天……伊娘咧！」

「三叔阿，做人父母的哪一個不是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芬嫂伊麻已經盡力，你就盲攔罵了！孩子就是不愛讀書，大人也拿伊沒法度阿！峰仔就算竹條在後面伺候，伊的心若不在書本上，有竹條我也是不能叫伊把整本書吃下去阿！」阿咪姨連忙替芬嫂開脫著。就是憑她這說漂亮話的本事，才有辦法把那些姑孀婆的心抓的緊緊緊。家政公聽阿咪姨這樣一勸，本來還想多批評他那媳婦有多虧手，多不行，可是畢竟有了年紀還懂得節口，也就沒再說下去了。

「對阿，還是你家那岱峰仔厲害，現在全村唯一在外地上大學的就只有你家了，你尤在九泉之下也能瞑目哩！」颱風停了下來，山仔伯此時終於能好好的坐著，發這幾句無關緊要的吹捧話。反正他羅漢腳一個，誰家孩子的死活也落不到他身上去。話一說完，就連忙低著頭一個個的瓜子嗑著。

在旁邊一直搭不上話的阿然伯，此時順勢就接了過去「對對……兒子比起老子能幹，老子死也笑著哩！套一句咱老鄉裡的話，就叫做……就叫做……」阿然伯像頭被蚊子留了幾個包地抓著，忽地裡眼一閃「對哩！就叫做『屌毛出得比眉毛晚，長得倒比眉毛長』。」

阿咪姨嗔道「呸！呸！呸！……什麼毛不毛地，我家兒子丈夫是犯著你了，才會在你口裡長出一堆毛出來，這叫做『青出於藍勝於藍』連話也說不好……你阿，才真是滿嘴的毛！」幾個人只聽到阿然伯口裡毛來毛去，也不明瞭他到底說了什麼，可看這阿咪姨的表情，大夥還是笑成一片。彷彿大家都聽明白了，連阿然伯都自掌著嘴笑。

阿咪姨這會兒正被捧著，就連說個氣話，口氣也是軟的。飄飄然地壓根就沒想起她只是個繼室這回事，彷彿峰仔真是她十月懷胎生下的。迷湯一灌多了，笑著笑著也就醉了，就把岱峰之所以有成就的功勞全給歸到自身身上了，一句句「想當年要不是我……怎有今天他……」「想當年他……還是我給成全的……」一句句的想當年就這樣出來從口裡出來，聽得家政公心底是越發不能原諒他媳婦了。

就這樣阿咪姨也跟他們閒聊著，直到下棋的、說書的都要收了場，阿咪姨手裡的那包香腸也冷冰了，她的頭腦才清醒了點。幫忙收拾了桌凳，就要回家。忽然又記起什麼似地，回過頭看著阿然伯收拾著剩下不多的瓜子，心裡陡地地火一般地燒起來。「好一群吃不了虧地，就這樣欺負著人！每個人每分錢就往口袋裡鑽，倒好意思讓他這一個孤苦人掏棺材本請你們吃喝地……」阿咪姨不能在這

些人面前發作，也只能又著腦又替他這位老鄉可憐。如果沒這些瓜子、小酒地往外灑，那些吃不了虧地也肯定坐不下來。

在新月勾魂的秋夜，看著阿然伯一個子兒一個子兒檢拾地，那情景才真顯得出一個老人真正的老態阿！

第二幕

阿咪姨一大清早就開始忙著。今兒個是中秋，是一家團圓，遊子歸鄉的日子。所以天還沒亮，阿咪姨就到菜市場揀些拿手菜色，要爲他回鄉的繼子給做幾道菜。

她收到了信，憑著在「那邊」的時候還讀過幾年的書，勉強地認了字。她曉得峰仔是搭夜班車下來地，她要先預下了早點，到公車下站的地方等。

在這，公車不好等阿！有時候一個小時過去了，也見不了一班。於是阿咪姨就在站牌旁的長板凳坐著，偶爾有幾個熟識的走過去，她就比平常熱烈地跟他們打招呼，怕他們不知道是她那讀大學的峰仔要回來了，怕他們不知道她一早就專門到站牌下等她的繼子。

久了，數著是第幾輛的公車，阿咪姨的心底這時開始煩躁了起來，卻又滿心期望地在每輛公車到站，車門打開的剎那迎上去，深怕那一張臉孔就是她的峰仔。差不多下午一點的光景，數到第七輛公車時，阿咪姨終於給等到了。

一個英氣挺拔的年輕人從剛到的公車下來時，就讓阿咪姨給一把拉住

「峰仔阿！總算等到你了，噯是坐夜班車？哪會現在才到？」

岱峰有點不耐煩地甩開他繼母的手，回答道：「沒辦法，火車誤點四個小時，要就去跟他們抱怨吧！」這用的是一口流利的標準國語。雖然自從岱峰上大學後就不屑再說台語了，卻還是讓從小看峰仔長大的阿咪姨聽了不習慣。村子裡的學校雖然也推展國語政策，但多半成效不彰。再加上學生也不多，校長、老師也就睜隻眼閉隻眼。於是一個從小就說台語的青年，從外地回來後居然就換了口音，就算是親生的也一樣不能適應吧！

聽著岱峰這麼說，阿咪姨就轉開了話題，也用京片子問著：「那你餓不餓阿？我在家裡頭備著的飯菜怕早涼了，回過頭再給你熱一熱，還是重煮都行。」

這關心的語氣反而讓岱峰不自在了。這次回來是回來談判的，看阿咪姨一副對自己無微不至的模樣，他心虛了，心裡卻還在揣摩該如何提出「這件事」！

「不用了，在火車上面吃過了，現在我只想快點到家而已。」正說著，就往文宗伯家裡的方向走去。

阿咪姨迎了上去幫他提行李，他也沒多說什麼就讓阿咪姨提著。一路上阿咪姨還東問西問的，大多是關心他學校的生活，日用的飲食之類的問題。岱峰要嘛就從牙縫裡擠出幾個字，煩了就乾脆不答。阿咪姨雖然對他這次回來的態度感到異常冷淡，也只當他搭了一整天的車累了，最後也閉上了嘴，在岱峰旁邊加快腳步跟著。

到了家，岱峰頭也不回地就往自己的房間裡藏，房間裡的擺設從小到大都沒

變過。一進門就看到一張桌子，一只衣櫥，左轉個身掀開蚊帳就躺在床上，讓他有種從不曾離家的錯覺。反手將棉被一拉，有股陽光的味道，再看看周圍的環境，他曉得她打掃過，棉被也曬過。突然他躍起半身想出去罵她：不是再三囑咐過要她不要再隨意進出他的房間嗎？可轉念一想：算了，這次的假期有三天呢！接下來要吵的才是件大事，現下就先儲備下精力，等晚上再說吧！

阿咪姨進了家門後，先將岱峰的行李安置好。想說也還沒用飯就要往廚房裡走去。又遲疑了一下轉到岱峰的房門口敲了門，問他是不是真的不餓，等了一會兒發現房裡也沒動靜，怕是睡了，才吃飯去。

這飯菜早冷了，阿咪姨怕動鍋弄鼎的會吵醒岱峰，也將就冷著吃了。一邊吃就一邊想：在峰仔三歲時她才跟著文宗伯來到這村子。之前她是有家世的，17歲就嫁了個小軍官，過個四、五年動盪的生活這才到了台灣……沒想到那軍官就戰死在「那邊」。消息傳來時她也不哭，先是呆了好一會兒，再來只是一味地笑。起先是對那個送消息的小兵微微笑，接著對正安慰自己的那些軍夫人微笑。她們問她笑什麼，她也不答，就這麼笑著。後來越笑越大聲，笑到那個小兵毛骨悚然，笑到那些軍夫人一個個起雞皮疙瘩，她才奪門而出，而且繼續笑，對著每一個看著她的人笑。當晚她也忘了是在哪裡昏倒的，只知道醒來時文宗伯跟個醫生就在她旁邊……

想到這，阿咪姨的筷子從手上跌了下來。那小軍官是待她不薄的，那時她情竇初開，以為一輩子就跟定這個人了，兩個人是那般地恩愛。沒想到才踏上這邊的土地沒幾個月，整個美夢就葬送了……阿咪姨彎腰拾起地上的筷子，彎下腰時水泥地上落下幾點光，亮亮的，溫熱的，阿咪姨的青春隱約就在那幾點光游移著。

回過頭，阿咪姨想到了岱峰，想到了現在。岱峰都快大學畢業了，她對文宗伯也算是沒虧欠到。她心底就只剩下看著岱峰成家立業，而她自己也能安享天年這個心願而已，其他的她也不敢多奢求。對一個已經沒有青春的老女人來說，這個心願比處女的處女膜還堅固著！

飯後，她先簡略地祭了天地，拜了神明。再跟列祖列宗報說岱峰到家了，要她們多庇祐之類的云云。最後是文宗伯的神主牌位。

「文宗阿，你後生回來啦，你甘知影伊這時馬上就要大學畢業了，你甘知影？你走的時候他才上大學，現在就要畢業了你，甘知影？伊以後一定是很有成就的，你甘知影？」阿咪姨對著神主牌念著，眼底又滿是晶瑩。

就這樣在文宗伯的神祖牌前站了好些時候，阿咪姨才回過神去處理家裡的一些雜事。後來她也累了，就回自個兒的房歇著。

「唉……是在吵什麼？」阿咪姨揉著眼，對似乎是客廳方向的吵雜聲很不解。她起身來，看著從窗戶灑下一方月光，心想：糟糕，睡得太沉了，這一下可耽誤到了晚飯，這對峰仔可怎麼辦才好？她連忙地整理好衣著，奔出房門要往廚房去，卻在客廳給耽擱下了。

「ㄟ．．．順興公阿跟三叔阿，你們怎麼會在這？來吃飯的嗎？歹勢，睡晚阿忘記傳！」

一進客廳就看到順興公跟家政公和峰仔論辯著，好像是峰仔在求他們什麼事。她心底是百般地不解，想必剛剛的吵鬧就是這兒傳出來的。可是爲什麼他們會在這呢？來看峰仔的嗎？

「是我請他們來的，有事情要跟你商量．．．」岱峰從嘴裡說出這句話時，眼神閃躲著阿咪姨的視線，一副就是虛心的模樣，讓阿咪姨更迷惑了。

「盲啦！汝就放好心，阿奈做是很大逆不道的，汝學校沒教嗎？」順興公一臉爲難，又一副怕得罪眼前這個大學生的模樣說著。

「恩通啦！峰仔，這種代誌你也敢想！阿無你是讀冊讀到背上去了是恩？」家政公的口氣跟表情都比平常還嚴厲，彷彿岱峰正犯什麼錯讓他教訓一樣。

「阿無是啥米代誌？你們不是來看峰仔的嗎？怎會伊做恩對代誌？」阿咪姨還是一頭霧水，彷彿還在夢裡一樣模糊。

「你就自己想清楚，你現在在做什麼，看清你頭前這個女人是按怎對你，養你，今天你翅仔硬了就想買飛了是恩？」家政公的話是一字比一字還堅硬，一句比一句還有力。

家政公罵著時，岱峰頭撇在一旁，心裡頭叫苦：本想請菩薩，卻來了頭夜叉。猛地裡，心一橫，頭一抬就應道：

「三叔公你就賣勸阿！今仔日，我一定買將話說清！枝大就要散葉，我這趟就是爲這才回來的」講完，岱峰把頭轉向阿咪姨，眼睛冷酷地盯著她「我買分家產！」

「分家產．．．」阿咪姨的眼前突然一片茫然，「分．．．家產」她不敢相信這三個字是從她引以爲傲地峰仔嘴中說出來，她更沒想到他們之間還有這個問題存在。

「啥阿？你說啥？現在你當著你老父的神祖牌前，當著列祖列宗前你給我再說一遍，你買做啥？」阿咪姨整個人忍不住地顫動，眼睛死死地盯著岱峰，她要親耳再確認一次眼前這孽子的所作所爲。

「阿咪姨阿，汝盲這激動，孩子．．．」順興公正想安撫阿咪姨的情緒，岱峰就頂回去了。

「賣拿老父來壓我，今仔日就是老父不在了，才買來分家產！」岱峰頓了一下「不然，天曉得哪天你守不住了，捲了家產跟男人跑了，那時候才真是後悔不及！」他故意轉成了國語，是只說給阿咪姨一個人聽。

阿咪姨聽了，身子是抖得更加厲害，下唇都快抵出血來了。家政公看了這情形，想是剛剛岱峰說了大逆不道的話，就義正嚴辭地對岱峰說「你就對你老母放尊重點！」

「老母？我老母早在生我時難產死了，這不是我老母！」岱峰這口氣是更硬了，表現出一點也不在乎阿咪姨的態度，他就是要用這句話讓阿咪姨認清他們不是親生母子的事實。

「你是沒聽過『養的大過天，生的放一邊』這個道理嗎？你喔……大學真正是白讀了！」家政公此時也被岱峰這大逆不道的話氣到臉發青，氣呼呼地指著他大罵。

「你有沒有想過，想當年是誰半夜背著發燒的你到醫生館去，今天你才能生龍活虎地站在這裡。你有沒有想過，想當年要不是我在你背後逼著你讀書，今天你能上大學嗎？想當年……」

「別再想當年了！當年是當年的事，那早過去了。再說那一次要不是妳讓我跪了整夜，我怎麼會生那場大病，況且……就算沒有妳逼，憑我的頭腦，一樣考得上大學！」

這是阿咪姨最後一絲希望，想用這二十年來的情分來換取岱峰的心，沒想到岱峰給她的竟是這樣的答覆。她繼續聽著家政公跟岱峰之間的吵鬧，終於，她心灰了，身子也不再顫抖，她的頭腦開始比她生平任何時候都還要清醒。她先看著岱峰那副堅硬的臉，家政公的青臉，還有順興公一直說不出話的嘴臉。接著她看了文宗伯的牌位，列祖列宗的神位，觀音的畫像。然後她的表情裡隱約帶著一絲笑，用著感覺明亮且愉悅的口氣向岱峰說：

「好吧！你要怎麼做都隨你，只要讓我跟著你父親的牌位一直到死就行了，其他的田地什麼的，我全讓你……」她隨即轉頭向著順興公說：「順興公，明仔日我給你一些證件，你就幫忙帶他去辦過戶。」

順興公好像對這個突如其來的結局有點措手不及，他只聽懂一點阿咪姨對岱峰說的話，呆了一會兒才想到回話說「好！好！哇知！哇知！」

岱峰也不敢相信她居然沒為她的那一份家產爭多爭長地，可他還是硬著臉說「妳放心，我會留下可以讓妳繼續現在生活的一份。」說完就轉過頭，進房了。

「阿咪阿……」家政公很想說些什麼話，可是看著阿咪姨，他也不知該說什麼才好。後來阿咪姨說她累了，要回房歇息，他和順興公才離開這僵人的局面。

在床上，阿咪姨不知為什麼，頭腦愈發清醒，躺在床上眼睛怎樣都闔不上就往院子裡行去。

她獨自一個人想著，走著。又摸著院裡的花花草草，抬頭看了夜空那輪明亮攝人的圓月，她想起祖母教她唱的一首詩歌，她深吸了口氣就對著圓月唱了起來：

「 思君之出矣，
不復理殘機。
思君如滿月，
夜夜減清輝。

思君之出矣，
牡丹未曾開。
思君似朝露，
滴滴潤花魂。 」

在這月圓花好的秋夜，阿咪姨唱的尾音，一聲拖長過一聲，彷彿是無止盡的迴響，無止盡地哀嘆，這秋的氣氛總算是到了！

第三幕

今兒個不知怎麼著，一清早葉子就落了滿地，翻了翻農民曆，哎呀！「霜降」都已經過了，再幾天可就到「立冬」了！看這滄涼的景象，秋的蕭瑟阿！這會兒已經處處都能感受到了！

文宗伯家門前卻比著村子裡頭的每一個地方都早讓人感到著蕭瑟滄涼的意象。自從中秋節過後大家似乎都沒再見著阿咪姨的面，「岱峰分家」這件事也一直在村子裡供大家不時地討論著。

阿然伯在文宗伯家門前閒晃好幾天了，心底總盼著能遇上阿咪姨外出，這才好試探試探阿咪姨的口氣。他是村子裡最後一個曉得「岱峰分家」這件事的，畢竟語言不通，順興公跟家政公又怕他的老兵脾氣強著，所以也沒敢告訴他，還是他一直沒看到阿咪姨，主動向山仔伯問起，才知道有這回事的。

他一知道的時候，哇哇地氣著說要找岱峰打一架，教訓教訓那臭小子。可還好岱峰早回台北了，他沒法子，才憤憤地吞忍了下來。接著他擔心著阿咪姨，就一直盼能遇著她。

可一連好幾天了，這門還是閉的緊緊地，一點風也透不過，讓阿然伯的心裡越發翻著風浪，深怕阿咪姨在裡頭有什麼不測，終於他鼓起勇氣敲了門

「叩叩叩．．．老鄉．．．是我阿，老鄉．．．叩叩叩．．．老鄉．．．」就這樣他叫了幾回門都沒人應，正當他打算找人來劈開這個門時，「欸呀」一聲，門開了。

阿咪姨拉開了門，阿然伯見著了，連忙迎了上去「老鄉你還好吧？可擔心死我了！怎麼這幾天都在家守著，也不往外走走哩？」

阿咪姨的裝扮一如往常，還是那素面縫花的衫衣，一條淡褐色的窄腳褲，衣衫薄的像是不懼這秋老虎的威力。但臉的表情有點僵硬，或者該說是面無表情，眼底卻看得出一股幽幽的哀。她看了阿然伯一會兒還反應不過來，後來像是想著了什麼，才淡淡地吐了：「請進．．．」讓阿然伯進了屋。

阿然伯一進屋，口就沒停過，一直說要上台北宰了那兔崽子，又說起以前當國軍時他有多威風，這次要讓那小子曉得他的厲害，接著就又開始說起他那些英勇事蹟了。阿咪姨也沒回話，只是呆呆地看著文宗伯的神祖牌位，想著她跟文宗伯相遇的事情。

那天她醒來的時候也是面無表情的，她聽不見醫生說什麼，也不管文宗伯好說歹說的就是不開口，她完全沉浸在她的世界裡，那個用悲傷編織出的世界。

那次文宗伯正巧上台北談生意就遇上了她。文宗伯只看見一個女孩對他笑著走過來，然後她就在他的面前倒下了，嚇得文宗伯急的跟什麼似的，背著她就跑到了前面轉角的醫院裡去。

後來文宗伯就先在台北替她租了間房子，自己就先回南部了。或許是基於情義吧，也或許他本就是一個老好人，此後文宗伯一個月都固定幾天會上台北，是辦公事也是為照料她。就這樣過了半年，一天文宗伯去找她時，她冷冰冰的眼神就盯在他臉上，半年來都沒開過的口像是剛學會說話的孩童，吐出幾個生硬的字來：「你．．．有．．老．．婆．．嗎？」

文宗伯先是嚇了一跳，這國語因為做生意的關係他是聽得懂的。可是這半年都沒開過口的女孩子，所說的第一句話居然是問他有沒有伴？他還是不大相信他的耳朵。

「你．．．有．．老婆嗎？」她又問了一遍，這次清楚多了。

「有的．．．可早兩年生孩子時難產死了」文宗伯小心地回答道。

「我．．．也．．是．．我男人也死了．．．．．不如．．．你．．．娶我吧！」

文宗伯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居然要他娶她？想是她受的刺激太大，腦筋給模糊了。文宗伯只是說了一句「妳還是早點歇著吧！」然後就退出她房門。

此後文宗伯再去看她時，她就像換著一個人似地殷勤地伺候他，人也開朗了起來，讓文宗伯是越來越喜歡這女孩子。後來過了半年，文宗伯念著他老來才得到的兒子也要人照顧，跟這女孩也算有緣，就正式娶了她。

阿咪姨自從嫁給文宗伯後，文宗伯始終沒虧待過她，而她也全心全意地為她這個家盡力，更別說是對岱峰的照顧了，卻怎麼也沒料到會有今日這般景象。

阿然伯在阿咪姨面前說了好久的英勇事蹟，發現阿咪姨一點也沒像在聽的樣子，心想：看著她沒事，也就可以安心了。於是起身告辭，阿咪姨也沒說什麼道別的話，等阿然伯一走，她回過身就進到房間裡了。

在房裡，阿咪姨翻出當她跟文宗伯相遇時所穿的那件旗袍，還有戴的珍珠耳環、項鍊、手鐲跟戒指。她若有所思地看著這些東西，又往鏡中看著已有幾許白髮的自己。然後就動也不動地，看著那個一直看著她的女人，一直到天暗了下來．．．

家政公今晚也到文宗伯家門口了。自從那件事後，他的心就一直懸著，總覺得應該為阿咪姨做點什麼。又知道早上阿然伯已經造訪過，所以打算也過來看看阿咪姨。

當他伸手要去敲門，門就「啞呀」一聲地開了。家政伯正想要反應時，突然他呆住了，他不知道該怎樣去回覆這幅景象。他看到一個疑似阿咪姨的女人，穿

著一件紅旗袍，戴著耳環、項鍊的飾品，站在門裡正要走出來。手裡頭居然還抱著文宗伯的神祖牌位對著他微笑。就在他沒辦法反應時他，看著那個女人的身影已經遠離了……

是的，阿咪姨正笑著。她笑，她對著自己的存在而笑，她對著自己的身世而笑，也對著文宗伯的神主牌笑，她更打算對著所有她遇見的荒唐大笑，所以她出了門了。

她於是看見家政公，她對著他笑，對著這個都已經年邁還擔心自己子孫的老人笑。然後轉過身，就往大人廟廟埕走去。一路上她對遇上她的每一個街坊鄰居笑，將她二十年前吃過的苦頭，挨過的刀，全笑還給他們。她笑著他們當時的無知及陰狠。

到了大人廟廟埕，每一個人都注意到了她，她也對他們笑，對著這一團團混吃等死的老人們笑。她看到了阿然伯就笑得更厲害了，她笑這個生無所戀，死無所依的老人，她對這個只能活在回憶中的老人笑。又向著順興公、山仔伯笑，笑著他們的無恥，他們的貪婪。就這樣，她笑到了廟門前，看著廟裡的神明，她更加地狂妄地笑，她笑上天讓她的父母生下她，又笑她的祖父母們生下她的父母……然後一個轉身，她笑著奔跑。跑到大家看不見為止……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大人廟廟埕被阿咪姨一笑，紛紛騷動了起來。阿然伯往阿咪姨跑走的方向追了過去，不一會兒廟埕裡又靜了下來，好像剛剛的事已過了好幾年了一樣。是暮秋了，在這殘月地映照下，什麼事都要歸於寂靜……

隔天村子裡大家都傳著「阿咪姨笑了。」

街頭巷尾，街坊鄰居都傳著「阿咪姨笑了。」

大人廟廟埕的老人們也討論著「阿咪姨笑了。」

阿咪姨笑了。

阿咪姨笑了。

阿咪姨終於笑了。

阿咪姨終於起笑了……